

全
邊
略
記

全邊略記自序

嘗讀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
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五
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包括紘
繙詳哉其言之乃詩書訓誥動色治
內春秋於夷狄以不治治之佳兵弗
祥富强無迹尚矣受賑澤宮施於軍

禮文事武備聖人重焉書曰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
猷吁嗟乎豈不在帝臣哉粵稽輿圖
幽冀燕并東遼西夏以及河西五郡
所胥溺異類者若而年矣陽九訖元
中華板板

高皇開運坐致廓清

文皇顯名威伸四駕曼絕千古振雪百

王

列宗代興詰戎無逸啓聖教勤良在克
艱矣夫式於帷幄之內決勝萬里之
外其唯聰明睿知者乎中葉委裘調
和將相則士可以豫附我

朝雖罷丞相府而絲綸樞密得其任者

心膂之於肢臂初不異也失之相始
求之中貴中貴而賢甚能助相之賢
而一不賢則必倒太阿持兵柄其流
毒莫可補救故相者近而將者遠也
將必倚相或倚中貴然後自必其命
而大有為於疆場間此毋論將欺將
怯將彊且腐罄其頂踵以結交為能

事即豪傑全材邁往不屑士無知已
者用安所望得當以報故道隆則為
知人道污則為私樹可弗慎與宣正
以來世胄日替驕婪不習佩將軍印
專閫輒罔功而建牙之權更始文失
吏援枹矢石重驕後先而簿書太繁
內所以娛相者彌親外所以役將者

彌教良家弟子負試帖括不就棄而
逃之於堯鞏夫文以氣節勝而武以
血氣勝養之炙之者誰乎文與武浸
爽其實則苞苴筐篚不媒自爭奪其
駿骨眩其皮相夫夫也一旦推之穀
賜之尚方劍何以令一軍皆驚邪苟
若而可莫知其非矣牛馬走西待罪

視草縉雲天啓之季幸而禡崇禎之
初幸而

賜環重有感於一彼一此之故恐今員
官非官員人也時情所競銓臺省散
及粉署更異陟銓而牛馬走比蓋
刀例多不予清要叨此署已踰分旅
進旅退竊愧於裘篋部中所云典故

惟堂稿而已多軼蝕即諸邊籌塞語
充棟要領幾何而

歷朝實錄秘府莫繇徧誦于是據所管
窺恒苦固陋略約其文仰見

廟筭淵謨有嚴有翼其中蓋臣哲士殫
厥精白聲施爛然所為開中屯墾駒
牧戍班車騎戈鋌火制烽燧版築輓

飛之法槩見大義倣率舊章可以為
治若夫欺策忠勲怯邀勇錫羶且腐
者登潔籍而被竒褒又或時至而晝
已周事起而諛相蹈膽任扶衰中于
求悵是則機務蹉蹉自捐謀績不亦
增拊髀之恨哉牛馬走出山日家廷
尉命之曰毋曠職必正色以立於

朝而署中積習以舟旋當世為務牛馬
走耻之乃絕干譽之途雖兩入而多
迂也瘼曠寔甚別載視草是記也期
無墮我大人之命

崇禎元年著雍執徐月次析木司馬
尚書郎皖桐方孔炤謹述於職方
司之澄清堂

皖城姚文選集

全邊略記再序

牛馬走之于司馬門也閱人多矣人將
安歸乎歸于謀食而已矣聖人拯之曰
敬事後食道固應爾習之陋也大文食
小文大武食小武而文武相食交注乎
軍民後之斯敬之矣謀之能工又能敬
乎上慢下殘民乃沒產而隳防民乃喪

生而思亂邊腹交訌始別募兵以禁之
而私食滿則公食匱司馬門之責綦萬
鈞之折牙矣服官者未必皆敬事即敬
事而衆維干澤其壑難填從旁撓之以
氣燄挾之以曲聽否則禍譴輾轉不見
是圖動遭傾軋彼區區敬事之微終扼
腕不竟其用亦安能挽其波也然非司

馬門獨也才焉而未必用者以其食無
多也故吐之用焉而未必才者以其食
多且旨也故茹之夫群世謀食而莫知
所挽是豈想光明俊偉之業哉嗟乎小
人為之桴夷狄盜賊為之鼓攘：焉爭
以食為務烏注而不亂不得已而操一
切之法內外休采猶然恩怨以附會之

再序
之雖齊其剽未及其末也夫一切之法
可以礪頑鈍不可以勸賢傑也

聖天子虛衷登明而後輔銓院樞之經領
挈輔銓院樞布公延訪而後伯岳連帥
之精神動相觀而善曉然

朝廷愛惜人材之教莫不洗濯于當世夫
如是而文有債吏武有債帥他途倖竇

相率而恥之宣化於儔類中然後用人
始得其理乎聖書例薄勿拘可也黃金
不問出入可也謫書盈篋毋渝我息壤
可也閭以外將軍制之可也寵倖者誅
使百姓加勇焉可也二卵可勿棄而三
北可拜也良吏二千石以下潢池可毋
弄也凡此者所以破其文網察其生平

令賢傑得有以自見非然吏治未清武功不競肉食者鄙又何間焉宋歐陽文忠準詔上書曰今所闕者不過曰無將也無兵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誠如文忠說則治之必有術、之

必有本有剽也亦冀幸夫輔銓院樞多
閱其人以礪其謀食者而勸其敬事何
至一旦焉取未擇之才不才臨未經之
任不任哉四方以無拂非獨司馬門之
伐肆絕忽而已繇是論之所貴乎交相
敬也方孔炤再序

全邊略記目錄

卷之一

薊門略

居庸紫荆倒馬三關略在內

卷之二

大同略

雁門寧武偏頭三關略在內

卷之三

宣府略

卷之四

陝西延綏略

固原略在內

卷之五

甘肅略

嘉峪關略在內

卷之六

寧夏略

卷之七

蜀滇黔略

卷之八

兩廣略

湖廣土司在內

卷之九

海略

廣東福建浙江南直山東北直

卷之十

遼東略

山海關略在內

卷之十一

腹裏略

北京南京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

卷之十二

師中表

洪武元年止天啓七年有序

神勢圖

計十八圖有序

職方氏曰明興開

天一檄先播金臺肇

聖子纘服之基。萬壽無疆。是以首出之在薊門。大師直下太原。旋驅脫列。次之以大同。迅掃竹真。次之以宣府。函谷九泥。不戰而有截矣。次之以延綏。延綏廓清。次之以甘肅。賀蘭毳幕。遂空。次之以寧夏。夫固原雄鎮。築于景泰時。故不列之外邊也。柔遠人則西南夷不可罷。次之以蜀滇黔。獠猺種類夥矣。次之以兩廣。倭之天塹長矣。次之以海冀青之墟。

定陵恭已而治。維艱卒瘁。斯未可與大寧河套度外
置也。遼恢則馬歸牛放矣。次之以遼東。若乃財
賦所自出。政教所自起。務德而不務荒。則京營
外衛。有懸疣養癰之慮。次之以腹裏終焉。夫燕
代谷遼寧慶秦晉諸藩並建時。

太祖典訓重邊。竟以

帝鉞四征。武功百世。是以有師中表。臣哉鄰哉。大一
統也。是以有神勢圖。表圖畢具。而久安長治之
道覩矣。略也者。此其大略也。潤澤之要。存乎其

人

門壻孫 臨克咸

曹臺岳梁父仝較

全邊略記目錄 終

全邊略記卷之一

桐城方孔炤潛夫

字子孫

薊門畧

居庸紫荆倒馬三關在內

時維大明洪武元年。歲在戊申六月。

高帝命大將軍達

徐

等議取元都。先是一歲。平定中原。

諭遣諸將馳檄齊魯河雒秦晉燕薊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頽。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

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秦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于弟收兄妻。子承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廟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其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

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

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相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痛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

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
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
養無異於鑠哉。應乎天。順乎人。殷周之所以敷誥也。
閏七月。大師會于臨清。進克通州。擒元梁王孛羅。元
主大懼。夜半逃去。如上都。八月。師入齊化門。斬其監
國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等。禁士毋
暴市肆。安堵。二年春。元也速侵通州。曹良臣以千人
却其萬騎。迨夏復至。上命將軍遇春常以所部于
太原者。還禦之。命文忠李副焉。繇遵化度鹿嶺。敗元

將于錦川。獲以千計。至大寧。抵開平。元主又奔北。追斬慶生等。進攻大興。文忠設伏于歸路。虜夜遁。伏中斬鼎住。得士萬人。車萬輛。馬牛羊五萬計。振旅而旋。秋七月。師次楞河。遇春暴卒。上慟之甚。文忠代將。趨慶陽矣。三年。北平守禦華雲龍攻雲川。獲元平章大兒忽荅右丞哈海等。自是小警亦聞。備戍亦密矣。乃頻年北伐。十有四年。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克嵩州高州諸部。過駒驢河。獲其知院李宣所部。而還。二十年。置北平行都司于泰寧。二十年。永昌侯。

玉。藍定遠侯弼。王等。繇大寧至慶州。下令軍中穴地而炊之。抵捕魚兒海。偵虜主營。斬蠻子。降其衆。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太子丞相等遁去。玉精騎追之。千餘里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妃等百餘。吳王柔兒只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零口。璽圖書一百四十九。牛羊馬駝十五萬計。遂班師。上宴諸將于奉天殿。賦平胡詩以賡之。時大軍之威。旣已震敗北胡。朶顏元帥等表附來朝。願服藩職。兀良哈古之山戎也。五代爲渾莫奚。爲契丹。至是

奉詔以其地置三衛焉。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
朶顏衛。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秦寧衛。自黃泥淪
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衛。卽其酋阿札失里等充
指揮官。各率所部歲入貢。二十有三年。命燕王帥
友德傳等軍出古北口。燕王約曰。吾與諸將軍受廓
清之責。來地則曠矣。而耳目則蔽。胡爲乎中路。衆咸
若遣騎哨之。知乃兒不花等施廬于迤都。天大雪。諸
將難之。王曰。虜不虞雪。雪不虞虜。速趣之。隔一磧也。
遣指揮觀童先焉。童子乃兒舊。至卽相抱持而泣。我

師已壓其營。虜大驚欲勒馬走。童說以燕王威德毋
恐。遂引見王。王降顏待之。賜之酒食。醉飽之。慰諭還
營。虜大喜過望。比及營。復召之來。如是者三。悉收其
部落馬駝牛羊而還。乃兒較三百餘人入朝。獻其牌
印。以乃兒爲畱守中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爲燕山
中衛指揮使。咬住爲副都御史。忽哥赤爲工部侍郎。
賜衣鈔有差。建文四年。靖難革命。移東勝左衛于永
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徙行都司于保定。散布興
營諸衛于京府之境。以大寧界兀良哈。始靖難師之

南向也。首挾寧王入北平。召兀良諸部。從行軍中。多有功。舉以畀之。吁嗟乎。地險山川。惜矣哉。永樂元年。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爲瓦剌所敗。奔竄臚胸河。將入寇。命淇國公福丘武成侯聰王同安侯真火靖安侯忠王安平侯遠李出塞。全軍皆沒。上大怒。下詔親征。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運餉。曰。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力艱。緣途築城貯之。此法良便。原吉等議用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城再十日程。再築之。諒留護軍。上曰。可。二年。二

月。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三月。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斥鹵苦。士馬渴甚。翌日營西。忽有清泉湧焉。賴以沾足。賜名神應泉。次凌霄峰。望漠北而嘆曰。元盛時此地皆民居也。蕭條萬里。顧敢倔強哉。四月次玄石坡。銘之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望北斗。在南次濁灤海。五月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所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前鋒一鼓敗之。本雅稟輜重而走。六月班師。至靖虜營。阿魯台復來戰。上車

精騎衝敗之。魯台遁焉。次擒胡山。銘曰。滌海爲鐔。天山爲鏑。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旣而軍中乏食。上就軍中貸之。回之日。倍其酬。乃獲全濟。七月。車駕還北京。十二月。遣指揮本荅哈阿升哥。齎勅諭福餘三衛。曰。昔兀良哈之衆。患苦韃靼之抄掠。歸附臣節。我高帝矜厥困窮。設衛授職。屬久叛去。及朕卽位。略其舊過。撫綏蕃息。厚矣。比者爾爲本雅失里所脇而掠。又者苦烈兒等。紿云市馬。實行窺伺。罪奚可

容。今諭悔過贖納。不然發誅。當文皇威加大漠。而其狡焉如此者。阿魯台納款。且請約束吐蕃并女直諸部。上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曰。狼子奸謀耳。使各爲心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矣。上曰。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已矣。乃不許。仁宗初卽位。勅兀良哈許其改過自新。仍其前貢。曰。吾屈已哉。安百姓哉。宣德三年。上以秋高馬肥。欲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勅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扈從。八月。車駕渡潞河。蹕虹橋。九月入薊州。官耆朝。

上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其民有樂不
可支者。爾郡長而勉之。次石門喜峰口。守將奏兀良
率萬騎侵邊。請徵兵。上曰。孽虜何能爲。若知朕來。
當駭走。其擒之勿縱。此出喜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並轡。期會大兵集。則緩矣。勅以鐵騎三千。銜枚歛
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虜望見不爲意。意戍
卒悉衆戰。上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
上手射其前鋒三人。應弦而殪。繼而神機銳疊之。虜
大半死。餘悉潰走。上獨以百騎直之。黃龍旗見。虜

乃墮馬羅拜乞命。乃生縛其渠斬之。乙卯暨戊午。越五日。驛會州以重陽節。大饗將士。仍捕潰衆俘之。上大喜。製詩歌慰勞軍中。越七日。班師。百官進平胡表。車駕還京。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七年。成國公勇未條上便宜八事。永樂之運糧口外也。供開平官軍而已。近失樽節而槩放之。則運不息。且如遼東極邊。且耕且守。其供不出于民。諸邊何不倣此。萬全轄洗馬林。長安嶺黑峪口等月餼。宜于附近支之。開平糧支于獨石倉。便萬全左等糧支于宣

倉便。雲州赤城鷓鴣屯任之糧。支于懷來倉便。蔚州保安隆慶永寧所徵豆料。宜輸獨石倉便。宣府衛月糧。乞以其半折濶布便。蔚州調軍不應常住宣。宜令回衛屯田。人歲納六石。各收于附近倉便。守城旗軍亦宜摘撥于屯便。隆慶在腹。令罷禦歸屯便。懷來等挈家于順聖川牧馬。宜支于蔚倉便。其宣府廣昌軍調遼久不代。宜撤回便。上命行在戶部會議從之。令郎中王良都督毛翔專屯務焉。正統初泰寧頭目納哈出等請使臣臨衛狡也。上以遣生擾。就令所

部約束之不用命者。禽請誅賞。乃又勅總兵王威曰。近聞兀良哈。泰寧。朶顏。福餘。與瓦剌交歡。累入貢。覘我也。宜諭逢慶。逢警。則有遣奏。非大頭目所差。其貢獻悉罷免。九年。兀良哈等。雖陽貢。屢寇遼東。延安邊境。上怒其反覆。命成國公勇朱同太監僧保出喜峰。恭順侯克忠吳佐之。興安伯亨徐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都督馬亮。同太監劉永誠。都督陳懷。同太監。但住。出古北。各將萬人。約至黃河。至河期。而會斯時也。物力充牣。精銳騁動。中涓侈談兵。專命出塞而

車駕北狩之禍伏矣。景泰初，兵尚書于謙定策應之略，自薊門始，以易州策紫荆關，以真保策倒馬關。如白羊、天壽、黃花營，則京師策之。廣昌及各關總會者，名選軍三千，委一都揮預之。鴈門關則專遊擊石彪策之，而虛其將軍揚能之身，相機策之。四年，命御史沈性自山海至豬圈，兵主事黃節自古北至白羊。陳銓自紫荆至十八盤，各巡其軍。都御史鄒來學奏：古北、潮河寬湯走沙，策垣無塞，請于京殿大戰車，撥四十輛列之，以免倉卒從之。泰寧、葦子、帖木兒上書。

云往者也。先令我三衛擾邊。又召三衛爲彼役。我不敢背。願附塞居住。爲中國藩。竝乞大寧廢城及甲盾。賜下兵部。謙以爲詐也。帝曰。從之。生彘。卽勿從。失夷心。崇陽侯懋陳議。糜之。譯以告曰。近塞圍獵。恐不便于業。去塞二百里。可免疫。甲盾遇敵。奏而給之。嗣是紫倒二關。則操民兵守矣。後免歸農。成化二年。兵尚書馬昂以邊報繁。復二關民兵。六年。守薊太監龔榮奏。福餘平章遣赤勞溫等報邊外情。下兵書白圭議。朶羅乃王往年爲幹失帖木兒所敗。已奔卜刺

罕衛近報又云率衆東行此虜雖敗亡之餘而部落
實多糾合醜類取朶顏爲鄉導或有之矣幹失牧四
萬于西北勢亦太甚其令薊及宣大各嚴之九年提
督揮使吳廣提喜峰等關于貢者不時納俟其饑困
徐啗以酒食與之質易取其良馬竝胡豹皮比還又
多取其寄留餘馬及所賞彩緞輒爲阻抑三衛怨之
屢犯掠逮廣治賊死于獄十二年薊總兵馮宗奏三
衛與北虜通有日矣堡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逃者
未捕乞于謫戍囚徒及雲廣遁人潛境內者乞容招

集且喜峰羅文黃岸劉家石門一片桃林悉寇衝也。所屬舍餘民壯宜編伍教之。冬則協春則免。下部議格不盡行之。兵侍郎馬文升議于永平孳牧馬內選牝千匹分給永寧監官軍。三歲收其駒。二大司馬頂忠是其說。推而行之。十四年古北城垣折五千五十丈。敵樓圯二十三間。水患也。都御史汪霖已役境戍修之。復請外衛秋班摘撥兼繕。上是之。英國懋時張總薊兵欲留京操軍士勿佐工。而量起民丁應役。下部言民間歲饑役重卒難徵發。仍摘京操甚便。遂

從如例。蓋自是十餘年。太監汪直征伐宣大。而薊門亦尚緩矣。弘治初。都御史屠勳于猪圈更立二關。北曰北水谷。南曰南水谷。增墩守之。勳請馬蘭兵出境。勳虜以報密雲之役。部議參將吳劔王志。伏于關內。擊其情歸。乃有名。毋濫出。以召彙兵主事歐鈺。奏密雲亘千有餘里。戍軍僅五千餘。而潮河口濶一百七十丈。請摘馬蘭燕河二邊官軍各一千五百助之。勅兵侍郎王宗彛。工侍郎徐貫。相度石城。增設兵備。使兼理永平諸屯。宗彛貫覆奏曰。潮河城之不便。增

戍便。今以京營三千分番川口。人地不習。宜掣之。而代以典密六衛附近者。州縣寄養之馬。宜充密雲操之無馬者。響水谷各設大墩。上屋下壕。各諜者二十人。分瞭而代。若黃花之用京營外衛。輪班每失常期。請如例撥長陵等衛。近而操。近而糧。益而鹽菜。從之。九年。戶部奏。永平。盧龍。撫寧。竝沿邊七十八處。官軍萬六千餘。例于薊州支糧。動廢時日。帶甲枵矣。以永平之運薊者。夏秋稅三萬石。草束折米萬石。量發薊銀易米五萬石。俱存附近。冬十一月至夏四月支之。

以海運十四萬石折色九萬八千金解薊。夏五月至冬十一月支之。報可。時弘治十年始也。七月萬壽之貢不至。部奏三衛啓疆之心徵焉。馬蘭燕河之二營道遠莫致。請暫設一遊擊駐于三屯。添設協同駐于燕河。別選遊兵三千駐建昌以應之。命王果白琮協揚勝而定。自去年秋及今十一年秋。虜入密雲掠二十一人。兵備張璉叅將吳玉自劾。駐遊兵于建于密各三千。犄角之。罰九九而罷。巡撫洪鐘奏潮河地皆流沙。難于疏鑿。請于關東二寨三寨之間。其山外

峻內夷鑿爲兩渠以殺水勢。復砌堰引水。繇川中行。築開臺于堰上。守之以百人。虜不得衝突矣。永平逼虜。素無營壘。欲將遵化以東十四衛。九百餘人。留永。從之。總兵蔣驥以隘兵弱。乞留興營等衛三千。免其京操。而邊上山林蒙密。反滋虜窟。或築或芟。攸寧之策也。部從其請。十二年。巡按高銓疏。居庸關外東西隘。各有蟻境焉。雖曰隆慶。左右懷來。永寧。四衛爲腹。然外口不密。賊騎竝進。誰能爲備。請以其京操二百五十人。回其衛以撥口。巨馬河之北三里。地勢平展。

可築一城。下視紫荊關。戍之以壯關焉。報可。十一月。大司馬馬文升奏弘治以來邊吏貪功啓釁。遂致寇侵。次密境二十四次。蘭谷境七次。燕河境十七次。如蹈無人。久而習玩。今馬步軍增至三萬五千。而一虜無獲。請督責總兵以下方略。宜如宣大例。分爲三路。而大將軍居中。熟計其要害。十四年工科給事馬子聰等劾洪鐘鑿山改水。功久不成。上命錦衣牟斌往勘。復遣太監李璋。工侍張達往報。鐘所鑿石洞泄小水耳。夏秋溢石墜。仍故道。其地多沙。耕種匪宜。若其

修築石城長墻續可嘉也。兵科屈伸等劾鍾欺罔之罪有三。臺省交論請速治之。尚書文升亦云鑿河之妄費不貲。壓震之嗟怨已極。詔罰鍾俸十七年。

命工侍李燧大理少吳一貫通參叢蘭經略邊關燧起山海廟山至密墓田貫起黃花桃峪至居庸白羊堅子谷蘭起紫荊南山至倒馬之葦箔嶺。召至煖閣曰爾等往整之。增軍之少者。治吏之不職者。務圖久遠。勿爲虛應。各賜白金緞鈔以辭。燧奏古北及廟山垣一千五百餘里。營堡一百四十餘多圯而衛卒

赴工未免重困。乞于順永輪班匠叅之。以下班之軍協守之舍。而修築之。新立石匣等營。防守乏士。乞都揮張澄郭振所領軍分投布列不足者。召募以實之。制曰。核毋冒。十八年。柔顏都督阿兒乞蠻使貢。言迤北小王子欲妻以女。不從。願爲效順。太監陳榮以聞。降勅獎之。正德十年。軍務侍郎陳玉奏官軍四萬九千五十餘。逃者七千餘。令所占之役清還于伍。而類餘丁以補其役。燕河所轄五百餘里。非一人所能督。宜分擦崖迤及潘家營委之叅將張銘。駐太平寨。

議允之。開御史張鰲山奏撫守巡官各住一方。兵力寡而號令二三。遵化一城適中。請併治于此。近年衛弁假托軍政。取回不及原額之半。故在京冗員甚多。而邊受其弊。自今請勿取駐牧熟夷。叩關乞鹽米。而架砲之夜不收。反出其外。染習華風。熟知要害。速宜遠之。初花當子把兒孫千騎。毀鮎魚關垣而入。遂寇馬蘭叅將陳乾。指揮談茂馬英死之。侍郎玉巡撫王倬報虜五百騎入板場。千騎入神山。千騎入水洞。于是以桂勇充督餉。統西官廳之三千。河保連官三

千往禦之。而恤蔭乾等。朶顏督花當。令子把真打哈。齋番文謝魚關之犯。願貢馬十匹服罪。而通事王遠。孟昇。宣諭有功。部議把兒孫。雖暫遞。仍宜拘治。爲誠。保定撫周季鳳。與工侍沈東魁。爭盜採之禁。曰。易州。厥炭薪。雖稱出廣昌蔚州靈丘。而奸商憚遠涉。乃盜之。紫荆倒馬。皆禁山也。一障之一伐之。法弛矣。議從。鳳言。嘉靖九年。薊糧儲主事康河。言本折之顛倒也。官軍四萬二千有奇。春夏本色。秋冬折色。例也。外解不時。銀米兩乏。如遇支折之月。而左藏無餘。顧乃賤。

羅以取盈。及其支本之月。而運撥愆期。顧乃增價。以傾橐。每歲無名之費。四萬二千餘金。良可惜省。乞勅監兌。遮洋海運。以七月爲率。抵蘄候給。大計禪矣。報如議。巡按周釋。疏請各邊中官。旣革。則石門內臣。不宜獨存。朶顏之種。花當已死。其次子把兒孫亦故。宜早定其嫡孫。革蘭台。銷攘竊者。心懷戎。至計也。夜不收所繫至重。宜拔其趨。厚其實。恤其死事者。然後可責其刺探微密。豫識虜情。緣邊無武學。宜廣設之。使知禮義之道。韜鈴之紀也。可之。自把兒孫之犯遼。

也。其零騎闖于薊屯于石塘。御史聞人詮條其敝。曰將之有統將之紀也。建昌備本屬燕河而妄稱專勅。曰我遊兵也。聽部符而已。黃花備本屬密雲而各自立統。大水峪之寇諉焉。奪氣喪師。職此之故。戍守之役。非土著不能知其險。非恒業不能固其心。如黃花渤海最要害。而老家軍士不過一二百人。雖班卒踐更。曾無厲志。建昌營舊倚中貴人私之。習成悍驕矣。似宜選于七陵之軍。雜于三成地。而給之田廬。然後順其情而銷其獷。天津六衛之班。何不解發其免。

操之儼。補新舊軍之衣器。誠兩得也。馬永蕭陞其才。堪總戎。請遣大臣專督。特爲振作。上嘉納。施行之。時新任大將軍卜雲遠在甘肅。以提督東官廳總兵官張輓署之。上便宜七事。一闕伍。二選壯。三增墩。四嚴哨。五併村。六掘窖。七召補。從之。命給事中曾忭。勘薊撫王大用。叅將袁繼勳等。先後失事狀。奏記曰。薊失之大者五。一犯冷口。擦崖者。朶顏夷打哈也。罪在大帥楊鎮。通事王遠。貪鄙乖張。不恤貢襲之宜。三犯大喜峰者。打哈倡之。而脫木濟之。罪在撫臣王大用。

謬憑故牘。經營霧靈山。妄開馬市。遂啓戎心。先經兵
垣。劾罷矣。五犯黃花。俱野達通漢老完爲之。此夷非
隙。特防疎耳。疏下都察院。逮問擬遣。有差。初正德
車駕之巡幸也。中貴監守官各開按伏行糧之例。冒
費無筭。後都御汪玉革之。至是撫張嵩創于石塘之
警。奏復其例。凡馬蘭等營出八九十里外按伏者。仍
支糧以行。十六年塞天壽山黃花路口。塞之。誠是也。
總督侍郎胡守中。大專精于石匣。以爲潮河。墻子之
中區也。喜峰貢路也。故有來遠樓。可容萬人。水嚙而

未葺夷人過其下曰樓猶如此豈能伐我哉。華蘭台驍勇絕倫。私與北虜和親。日事鈔略。密口之去。小王子牧地。一二日程耳。臣以身臨邊。宣諭威德。請特頒綵段犒之。禮部議華蘭台補貢。旣赦後期之誅。復加殊格之賞。此舉自邊臣行之。猶恐遂例。若以降解出關。頒于天旨。長驚滋貪。犬羊無饜。從之。時守中于本兵張瓚。深結禮尚嚴嵩。被特簡受事。則伐塞外古松數萬株。沒帑金以媚內。大貽虜害。復索富商宿將多金。御史洪源科王燁劾之。及大敗。逮訊論斬。六月。

大同虜謀。沓至。大司馬策總兵祝雄駐密。叅將王繼祖。伏古北。遊擊毛尚忠守白羊。遼東將趙國忠駐寧遠。河南撫駐懷慶。山東撫駐臨清。東西廳駐通州。紫荊兵師。周徹駐保定。爲涿州慮。本兵率大營駐崇文三門外。保定撫丁汝夔請留定州。茂山之班。以補紫荊。留真定。神武。平定之班。以補龍泉。而以津河二衛之班。分助之外。援則調大同之遊兵。內防則調薊遼之遊兵。迄于南至順廣。各以留班撥之。仍給種馬于民兵。免其入解。乞帑十萬爲芻積。又接境山西。舊無

墩哨。宜請增置。俱得旨。御史郝名言。黃花裨將。縱
役班軍。治裝索然。大損其舊。亟擇其精銳。駐大水峪。
用應三方之驚焉。二十三年。虜酋白通事寇黃崖。我
軍敗之。復寇大水。我軍又射却之。都御許論躬督戰。
而副使喻智守備張鳴謙劉道等。咸有設奇之勛。升
賞有差。兵書戴金請修重關之險。遣侍郎路迎。往理
宣大偏關。爲東密西荆之捍。覆議郭宗臯之疏。虜繇
獨石四海治。則指密矣。繇青山犯喜峰。則指薊矣。薊
故待機于宣。爲率然勢。特練蘭谷等遊兵。從匣以壯

密焉。防守之法。但嚴分于城堡。而公疎于邊牆。非策也。自夏初及冬初。議堡兵畫牆正界。而出之以律。宗臯更請分主客兵。而東路西路。有那移之弊。奏乞京營三枝協之。而重定偵伺之賞。不爽者。例以擒斬優之。預擬借調之法。脫居庸有急。量調建屯。脫密雲有急。量調居庸之京兵。各允所請。總兵許國言。因地用兵。機宜乃合。庸荆二關。地勢險阻。不利馬利步。各馬五百步。一千五百足矣。亦以宗臯之改大水峪也。行宜騎而建昌五百人。則單改渤海所也。峻宜步而騎。

兵三百則踴。曷更易之。兩地悉便。其按伏之兵五百人。回營練之。而聽警發之。給事諸葛峴有增官之議。本兵難之。曰。薊增設副總者二。叅將三。守備十有二。取遊兵于宣。爲天壽之援。布京營于兩關。伏鎗手于涿。似已周矣。二十五年。郭宗臯告急。請調。允之。越年。復奏乞勿調。請折其犒三萬金發薊。而上伯革獲猛。革禿之勞。乞官其子。上曰。宗臯昨歲虛張虜勢。輒請京兵。今歲豈能預料無虞。輒擬止調。且京兵原不專爲薊設。胡乃輒扣犒募。若夷人獲功。國有常典。違

例濫擬。殊輕肆邊寄。令革其職。巡撫孫應奎議薊之
通馬步隘口者凡九十九墩垣之修者一萬七百一
十二丈。秋防雖畢。夷報未靖。乞留保定營兵。上駁
之曰。邊自有主兵。嚴冬留容兵。非體也。亟令掣回。二
十八年。侍郎范總經略薊事而言曰。潮河古道門外
蜂窩增墩一。設橋一。兩山之對。設敵臺二。龍王師坡
二寨。加敵臺三。各募勁卒戍之。居庸關之外。爲宣內
地也。互推非法。宜下互策之令。如紫荊之桑谷。倒馬
之中窰峪。龍泉之陡石。故關之白灰溝。宜創城設險。

以佐各關之急。阜平縣之次溝。有鑛焉。愚民聚爲亂。宜勅巡司覆可。保撫商大節。議掣通涿之戍。以還部。議蘄急而保緩。毋或二三。以滋觀望。關御史姚一元言。蘄軍之減也。撫賞累之也。往者賞不過鹽米。今益以牛羊幣筵。歲用萬四千金。將取之軍。軍貧輒亡去。公帑既不可支。官署之儲。又無從措。不爲之所。軍日困矣。下部覆屬夷。每歲再貢。往者三四百金。取諸景忠山香課而足。今無慮數十倍。而隙掠較甚。陽順陰逆。良恐撫賞太褻。威防不立。而典邊者藉口于掩捕。

誘襲之禁。顧忌因仍。致釀內患。其令非貢期者閉關。二十九年。都御史汪汝孝。憤三衛之索無厭也。嘗出境撲殺之。諸夷以此蓄怨。猛可犯蘭谷。又犯河坊。前後斬二百餘級。盜雖再失利。然遂通北虜。潰古北矣。八月。虜酋俺荅脫。辛愛等。糾合套虜。入犯宣府。不得入。遂擁衆窺大同。仇鸞奏虜東行。且犯宣。備恐近京師。請移師居庸。以備不虞。及警報日亟。乃發諸邊京兵。共三萬六千。分布關隘。虜自宣府走薊塞。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却之。虜乃佯督。

衆綴我師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汝孝兵大驚潰。虜轉掠懷柔順義。聞保定兵駐城中。遂逼通州。巡按王忬先期駐通。牧漕舟。虜潞河西阻之。不得渡。分掠密昌諸州縣。忬夜令人縋城走京師請援。上聞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塞。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貴蕭總督之。虜大衆營白河東。仇鸞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楊守謙以保定兵五千至。遊擊徐仁以延綏兵三千至。已而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

七鎮五萬人。拜鸞爲平虜大將軍。總諸軍事。賜襲衣玉帶。上尊千金。及密啓封記。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啓奏。以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團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復以陸炳督守城諸門。譏察非常。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彙宥獄中。邊將戴倫。歐陽安。從戎。以自贖。分遣京營兵屯內外巷陌間。京兵見敵。擊之出。皆泣不前。時勤王兵皆輕騎。不齎糗糧。上命犒牛酒。諸費戶部無所經。以文移往復之。三日後。人纔得數餅。旣發粟。而釜甑囊橐。一無所藉。士卒饑疲。

甚。陸炳疏。乏軍興。上怒。責計部不前定。李士翱等皆裸服視事。辛巳。虜北出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民貲。焚其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御廄內臣八人去。見俺酋跪坐氊帷。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書。及啓書多嫺語。求入貢。上召嵩本階入便殿。授以劄。令各書所見。羣臣相顧莫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言。此不必問。恐後生懦夫。闇於事。虜不舉入寇。震宮闕。乃許之貢。何異城下盟。不可。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俟出塞而後却之。貞吉叱起謬語。然中

貴人業已聞。大內矣。議奉入。時已暮。馳騎召吉至。西苑。賜酒食。令條奏。貞吉大言。陛下宜御奉天。下罪已詔。速獎故都督周尚文功。并釋沈束獄。以作人心。士卒不力。以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上卽詔擢貞吉兼御史。齎萬金。往募首功。癸未。虜繇鞏華城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保定皆震。次日亭午。上出御奉天殿。勅責逮繫都御史王儀。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卽訊汝孝。道梗不及逮。時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閉城固守。

會仇鸞兵掠食諸村。儀令人捕之。斃諸獄。鸞兵大譁。爲御史所劾。逮至。以懼怯不戰削籍。超遷巡按。王忬爲僉都守通州時。上下恬熙。忽遽變。大兵束手無措。卽偵報無一當者。凡往偵不十里。遇避寇者。訛言卽返報。復遣一卒。亦復爾。日數十報。卽城中數十驚。于是大同軍故爲推髻掠村落無所忌。卽捕之。輒自詭曰遼東軍。蓋朶顏諸部虜謀云。導之入寇者也。鸞方蒙寵養。人不敢忤大同軍。而帝以其入援爲諸道先。卽掠食足矜。鸞亦自私其軍。不繩以法。兵書丁

汝夔無可奈何。輒令曰：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
又自稱遼陽軍人。遂訪夔。山東人庇其鄉耳。及虜薄
城。而汝夔受計於嵩。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
將固不敢戰。乃諉曰：汝夔有禁勿戰語。稍稍聞。禁
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郊。峒虜薄城。楊守謙屯城下。兵
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鸞遠避。無從驗。自謂
擊虜酣戰。不能回薄城也。而虜多殘中貴。庄墅中貴
遂訪汝夔守謙貳於虜。帝乃命執汝夔下獄。而遣
官自軍前逮守謙。卽訊丙戌。刑部彭黯都察院屠僑。

大理沈良才。會訊汝夢守謙罪斬。具爰書少緩。帝坐齋宮。趣其獄。不至。怒黜等比周。故緩獄以覘倖免。亦逮獄。與杖奪俸。時虜已東京師解嚴。丁亥棄二臣于西市。梟以狗。時科臣按例三覆奏。帝亦杖之削籍。仍追理貞吉。廷議多翫髒。謂其狂誕。申理周尚文。沈東而齋金不能得首功。杖九十。謫荔浦典史。巳丑虜將金帛人畜北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衆城外。以疑我會。鸞率諸鎮兵尾之。阨險不得出。乃稍棄餘物。從東南行至昌平。猝與鸞軍遇。縱騎蹂躪。鸞

軍創。幾獲。虜得。裡將。力援。免虜。循古。北口。故道。出塞。
虜先後得二百級。自劾無功。帝詔進太保。賞齋甚。
渥。汝孝。雖被。逮未。至就。軍中。躡虜。獲首。功比。訊準。後
功未。滅戍。邊。九。月辛。卯。虜。盡出。塞。遣。侍郎。駱。頤。賑。撫。
被。虜。郡。縣。掩。骸。埋。骨。李。士。翔。先。以。乏。餉。褫。職。仍。命。削。
籍。郎。中。皆。戍。邊。初。守。謙。之。入。援。也。提。精。兵。五。千。上。
甚。壯。之。而。輔。嵩。內。譎。心。嗾。其。奉。公。也。故。終。以。不。全。仇。
鸞。以。他。途。獲。寵。多。縮。軍。國。大。議。鸞。請。徵。邊。兵。入。京。兵。
部。曰。禦。寇。者。不。于。門。戶。而。格。鬪。于。堂。奧。可。乎。帝。命。

宣大二邊勿徵寇入犯卽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邊
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於營。諸
將分詣各訓練。士卒以備北伐。鸞請駐師宣大。候冬
月大舉伐虜。于是兵侍史道願整士馬。戶書孫應奎
願備軍餉。工書胡松願利器械。乃命戶部括各省貯
積。追積逋。以俟軍興。至是兵部調班軍三萬赴薊。而
鸞執爭之。上已可鸞不准調矣。左侍郎史道奏邊
牆限虜不爲無功。忽于修而怠于守。何異因噎廢食
耶。借役各府濟變之計也。上乃屬總督何棟策之。

鸞又奏泰福二衛夷畏虜徙夾牆宜撫回原衛牧住。如其寡弱憚歸亦當計安插之得。旨下何棟報奏。三衛各有分地朶夷牧薊之邊泰夷牧廣寧之邊福夷牧開原之邊近年小王子打來孫侵于三岔與泰讎殺避入夾牆亦已復故地矣。三衛貢口如常初未告警其在遼屬夷稱虜患者卽二衛遷徙水草間故靡常耳無可安插然互屠而不外附加撫爲宜嗣脩禦有功如陞朶顏例。上允之。鸞又奏朶顏影克哈哈赤哈丹兒陳通事昨歲導虜犯順及虜款而復誑。

焉請加討。兵尚趙錦。總督棟。咸稱影克。哈哈赤。乃朶
酋也。受都督之職。一有搖動。諸酋俱叛。逼之合勢。如
其勦入深陷。難保萬全。縱能一鼓殲除。徹屬夷而延
北虜。草肥水煖。益彼南窺。爲計左矣。惟哈舟兒陳通
事。咸我逋逃。爲之煽搆。多方擒捕。用戒戎心。上乃
從之。鬱又奏。薊空矣。宜以大寧都司移置其地。如慮
重遷。或以大寧所屬外衛班軍。免其京操。撥薊爲禦
部。議移司較難。改操較易。春秋領班。添設叅將十遊
擊。二分番赴邊。舊以薊分十區。區一叅戎轄之。有將

無兵。定擬歸併。而班軍三萬人。授一室。計費二十萬金。汰老弱。分衝僻。嚴截殺。蠲殘賦。遂定爲八區。而督臣具上主客之數。三十二年。兵侍楊博。兵書聶豹。相與論昌平事。不嫌鹽梅之濟焉。博之言曰。昌平都御。苦無事權。宜割涿霸十六州邑。建之開府。豹之言曰。逆鸞之奏。設昌平爲所私也。自虜入患。已分八區。設總督軍門矣。昌平都院革之便。博又奏。長峪鎮邊橫領三城。宜設叅將爲援。許之。是時虜勢甚熾。朵夷喝索繁矣。雖留山海商稅佐之。益不給。邏卒出塞。輒縛。

之臨關而叩贖。將校幸苟且。每斂軍資賄之去。其不
得所賄。輒殺所執卒無忌。關御史楊金謂孽胡可長
也。宜問之。不則閉關絕貢。部奏御史言是也。三十三
年。桃林叅將李意。購得寇通漢于獄。東西虜把都兒
打來孫擁數萬。從虎山犯潮河。及于甄。塚吉了。總戎
周益昌禦之。丙寅攻龍王谷。益急。又分攻松嶺。夜襲
孤山。俱不克。我憑墻擊之。虜多傷者。丁卯虜薄古北。
而大同平虜堡亦告警。是時虜百道進矣。上爲盱
食。遣廠衛卒偵之。得楊博環甲登陴宿垣上。諸將力

禦狀詞以實聞。上大喜。發萬金犒師。博益昌各賜服色以寵之。三十四年。虜萬騎犯馬蘭縣。寬佃入。叅將趙傾葵指揮褚文明。李湘。周官。黃世勳。段起。元孫。世爵。死之。總兵益昌從。建昌引大兵至。虜引去。棄馬緣山磴而走。拾虜級二十餘。馬四百餘。總督侍郎王忬奏。薊。畫地而守。定步。按定州等遊兵。可減馬八千四百。副總王重祿。可減馬三千五百。遂爲式。屬夷伯思哈兒窺邊。守備詹承恩出哨。盡殺之。還白忬。忬謂夷罪未明。承恩似專殺。以覈。詔驗之。三十六年。把

都兒以數萬入流河口。直犯永平。遷安。副帥蔣承勛。力戰死之。二日出境。上褒卹承勛而降罰忬等。會御史楊惟平勘疏。謂忬飭戰誇功。詔以自贖。大學士嵩奏報曰。虜乘流河墻缺。乘虛徂于得利。速核未完之工。修築堅固。亟練原營。未宜專恃入衛而已。京營數不足十萬。應責戎政實操之。上問邊墻起于何時。先代何策爲上。今當遍閱焉。嵩對五代時十六州之地遠矣。太祖始入元君。付大將軍達以修隘之任。累朝加繕益嚴。庚戌後。議費百十萬。極衝次衝。

之口。既報竣。桃林劉家以爲山險也。情之虜從僻入。此後疎者。治其董役之罪人。知警矣。兵書許綸條七事以聞。白薊形勢與他邊異。他邊多有重關。如大同之三邊。陝西之固原。宣府之長安。延綏之夾牆。皆據層險。而都城根本之地。獨無虜。卽揚鞭已闖其戶。漫無限隔。臣早晚思之。惟渤海所之南。山陵之東。有蘇家口。實爲阨塞。直抵張灣百一十里。灣至通州北塞。離村四十里。白河水深沒馬。可據守焉。塞籬至蘇口。七十里間。地形平湯。最爲虜衝。若築臺界牆。庶幾夾

制不能直薄長驅也。命廷臣僉謀。允行之。三十七年。追論冒破修邊之罪。前侍郎吳嘉會黜爲民。何棟。閑住。邵世勛等三百六十人。王臣等八十三人。悉薄治之。臺省萬民英表。汝是等。勘報之數五十七萬三千有奇。已冒四分之一矣。楊博議以薊入衛。而調于宣大。王忬執之。上曰。分區練守。八年于茲。每遇秋防。第思多調邊兵。此豈遠謀。而且彼此紛爭矣。忬又請調遼步駐于馬蘭。上曰。遼饑甚。可復調耶。部科共酌以報。職方郎唐順之。復閱視之。命曰。昔漢武以

漁陽突騎定天下。唐藩專制而盧龍一道。虎視河北。士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沈鷙。卽今薊是也。以臣所見。尺籍耗減。除夜不收。千人屯建。兩營古燕。兩區撫標。射手數百人之外。皆羸億朽鈍。不濟緩急之用。近日寬佃。河流之變。至於近檄宣遼。遠徵延固。甲冑蟻虱于道路。杆軸匱竭于轉輸。蓋積弊之極耳。練主減客。天制久頒。不謂仍徵發爲常。置主兵而不整。誰之咎也。今可練主一部。減客一部。期于主盡練矣。而免調爲長。大約馬步額九萬一千有奇。逃亡至二萬。

二千有奇。請治總督以下疎曠之罪。得嚴旨降忤等二級。責以三年有成。上問戶部以虛兵之數。尚書賈應春對以不知。上責之曰。所查五萬九千三十二名。文冊歷歷也。于是通檄覈之。諸弊始得。上因問內閣邊兵入衛起何時。建白何人。大學士嵩對。祖宗時止有調赴土兵。各省殺賊之例。四征不庭。及于邊警。皆簡京軍而往。正德七年。劉賊陷入山東。河南。始調許泰。郤永領邊兵而逆。彬統宣大勁卒。扈南巡之駕。此輩入窺京軍。庀弱必驕。橫內輕隨。有叛軍。

之變。議者憂之久矣。逆虜造臺官四員。分往各邊。選
入衛者十八枝。鸞自領之。名曰護。陵未日守薊也。
何棟暫借二枝。至王忬乃盡調擺口。致賊乘虛入遼。
禍實繇此。唐思速矣。王忬議河南入衛。不如徵其
歲費十萬來募之一也。梁勾之法。勾于軍則窘矣。土
著流寓。豁其雜徭而抽之一也。清勾原籍乞專勅。稽
之一也。造營房恤士矣。給荒地墾之一也。撫夷之費。
如唐順之之策。歲給三萬金。一也。兵備楊胤賢。張子
順。伊介夫。借寇一年。一也。逃亡士卒。責其鈴轄官。以

五百爲升降一也。依議行三十八年。虜自遵化東掠至遷安西。至玉田等。駐五日。薄暮趨鮎魚遯。詔御史查虜所從入。及守臣失事狀。御史方輅等奏。黠虜屯會州。垂涎內地久矣。倉皇失策。以致荼毒不可言。飽利全歸。玩敵宜治。上逮忬于詔獄。司敗比宣督翟鵬。陝督張珩。例戍之。上駁之。棄市。都御王翰。降二調外。總兵歐陽安等。下巡按。逮問如律。忬輸事同。而罪異者。賊嵩因賂高下焉。故也。總督楊博著畫地秋防三令。兵備官各移駐控邊焉。天津雷夢麟駐石

塘密雲李尚智駐古北。冀北董邦政駐牆子。薊州伊介夫駐太平。霸州溫景葵駐燕河。昌平栗永仍駐昌平。俟入冬解嚴。以爲功罪。博又留延綏固原。寧夏三營之軍。爲春防計。非計也。七月把都兒犯薊西。胡鎮擊破其前鋒于連陰。復分犯沙嶺燕窩白允中等。憑牆禦之。乃引去。是役也。酋狃于舊。六月蔚州之獲。而總督許論諜知其情。半月前厚集以備。故不得利。論乃條上封事。禦虜之策。守險而已矣。當於口外道旁對築敵臺。去牆二十步而近。置軍輪戍。以火器夾擊。

之臺軍自取善地。與內守者素。襄斯固矣。職方郎王叔果復閱視之命。曰舊兵瘦勞饑渴。弱而不能練。新兵烏合應募。驟而不暇練。邊城曹寨等遊兵。皆客居坐食。冗而不必練。貴先擇主將耳。將才則兵自精。如黃龍黃演七八人。悉貪庸不職。祝福雖廉。其才出于雲冒之下。詔以冒代福。而併提督之署焉。總督論奏。勸賞之無資也。率私貸募餼。減月餉以填之。此何異剗肉補瘡。勢必糜爛。請戶部歲頒萬二千金。兵部更給馬價三千餘。則取之本邊軍租。贖鏹及香課。毋

累貧軍。自是岡寺馬價爲漏卮之萌矣。時境外有闌入石門攘牛者。酋長影克及其弟一几魯思。以其牛還。縛盜者以獻。則被掠者也。賜酋衣幣而赦被掠者二人。召博入掌大司馬。博具上略曰。今之邊九。而勤其腹心也。永邵保。几慎擬要。三部寇大同。而其酋俺荅。黃台吉。把都兒。土蠻等。潛形不露。恐其窺蘄深。莫先于逐大同之寇。清以壁之。伏以奇之。精以搗之。則蘄勿能近矣。莫先于獨石之哨。所謂蘄得其情。獨石得其形也。請責宣以偵馳之。且各區悉聽其宜。胡

爲督撫虛加遙制。不遙制而兵備之賞罰。乃勵也。昌居于宣。宰相諉担。其與懷隆永治。務明唇齒以維之。著令匹虜不入。俱授首功。如燕河之邇遼也。聞警赴援。其勿候徵。乃發于大司農。請于年例外。加餉四萬兩。詔節之。勿侵兵。郎中許汝驥奉閱旋。奏記曰。薊之門兩焉。懷來海冶。其居庸之外戶也。寧屯。其山海之外戶也。戍屯一空。止恃叛服不常之屬夷。爲蔽焉。可乎。薊之軍三焉。繼補者以丁。繼丁多脫籍而鮮實。召補者以人代役。率萃渙而易離。新募者設法克數。

多驕情而難用。軍目日衆。軍奸日滋。唐順之徐善慶選練之說亦既施行而成效未睹。蓋六弊焉。私役賣閒弊一。精卒健馬多爲大將親軍。獨遺老弱守邊。弊二。科歛無術。弊三。廢弁冗食。咸取之軍。弊四。屬夷挾賞無厭。弊五。給餉不時。弊六。部堂列其說而益之曰。餘丁僞繼補之數。盡麗尺籍也。河南折衛之歲解。勿愆期也。憲臣勿攝副帥之署也。廢將宜驅逐故鄉也。以拒守匹馬不入爲首功也。椿朋之限。毋後時而追呼也。上覽奏革論任罷總兵張承勲等。下關臣治

之。撫院張玘降一。調之。委楊選以訓練。總督選條奏。曰。主兵不振者。防守修工。其餽獨薄。加以撫夷之私。扣逃亡行乞。邊兵不振者。陝綏所來羸馬殘械。殆居其半。班軍不振者。寧山德州天津河通。有春秋二班之名。涿鹿四衛。有下三千之名。浮脆不武。住者乏食。募兵不振者。舊四枝。新二枝。各利糧而已。糧缺則煦煦慰拊。猶虞後散。何暇教演哉。餉運不振者。主兵糧半出于民運。客兵糧全出于內帑。年終會計。戶部類削之。商價過期。災沴歲被。月給本色。尚保一家。月給

折色不贖一身遲及四五閱月甚矣。入衛動千萬里。離一二年而一升五合之餐。半入糲粃沙土如之。何不典甲賣衣。餒而逃也。訓練不振者。大操迄事。無賞無罰。士藝何能得精。尖哨家丁不振者。無警無趕馬之利。有警無斬獲之勞。將領不振者。臨陣逗遛不斬。仍復黃緣地近輦下。輒干中貴。或抗忤執法。立見羣。謫沸騰矣。馬匹不振者。折色每料九斗。折銀不過三錢。折不辨本之半。上憂之。詰兵部曰。薊臣遇警張皇。惟調客兵。初謂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聞減撤。不獨

煩費亦失人情。如何練主免客大破常格。卿博宜竭忠謀別議以聞。博乃申前說爲上十事。大要免調延綏一枝。而預防之策。請選京營爲八部。部足三千騎。居十一爲傳報。步居十九爲列守。以春秋二季。番戍近邊。庶勵近而恤遠也。封疆之臣。宜按行塞垣之外。相地戰守。毋恃邊牆。仍優哨瞭之賞。做甘肅塾院之制。而貧軍隔數百里。係食者。應令餉司往就而支之。上曰。可。戶部議。薊折色二十七萬九千有奇。民屯漕本色二十四萬七千餘石。庚戌以來。漸加京運。增至

七十二萬有奇。空漕不與焉。伍缺營逃。則食宜贏。何乃稱不足耶。上曰。楊選之急。在民運之逋也。還悉心計。選又奏。振起標兵之法。爲減入衛之張本也。請于綏同遊兵。選取三千。益以遼保募兵之三千。通分二部。優以本色。倍以馬鎧。云給事鄧棟奉查軍需。耗侵以巨萬計。曰。舊督臣許論。餉司閻光潛之失也。籍旣虛。丁復濫。主或代客而戰。客或代主以守。門皂輿承。盡食軍門之餉。商民將領。胥成影射之風。上追治有差。選奏民運所以贍主兵也。乏置動至數萬。何

也。攬收詭攫于姦民。逋藪抗違于巨室。批關展轉于
虛文。侵牟觀望于蜀免。此四者軍民之蠹也。會派夾
于成限。徵歛失于及時。比併混于無等。覈蠲徵之不
實。稽銷註之欠嚴。追逋負之無法。屯租之弊。甚于民
糧。武弁不肖。甚于有司。此六者官司之蠹也。上嚴
飭。四十二年。巡按溫如璋奏。主兵之數。已練者十之
七矣。上喜。賚選等銀幣焉。俄夷酋通漢叩關。副帥
胡鎮伏兵執之。通漢者。辛愛之義酋父也。其子縛癘
老至墻下。請易之。選乃悉數其罪而釋之。獨留通漢。

要以其子入質。令其諸子迭爲質。馳疏詔其略。上復錫以銀幣。十月丁卯。虜大入。潰墻子嶺。詔宣大總帥馬芳。姜應熊。劉漢。祝福等。速入援。以尚書江東統之。鎮遠侯寰顧集京營分布十六門。上諭內閣曰。東見火光。去都不遠。何不聞截殺耶。隨諭通灣二地急保之。以漢護京。以芳護陵。毋怠。時大帥胡鎮孫。臚已赴通迎敵。有旨遣官齋餉犒之。博等奏陛下恤諸將至此。士氣當益奮。諸大臣奉勅守門者。以調兵不至。疏劾博。夜呼崇文甚急。侍郎孫植以博

習邊事。而疏必激。上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大呼曰。兵至矣。俄而總督選以虜東退聞。上疑之。問大學士階。徐曰。聞賊少退。恐詐也。而選遂謂追殺果一行否。階曰。賊營在平谷。選對果已往通。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上曰。然是送言殺。其誰欺乎。兵今四集。遊戲場耳。庚戌之轍。又成故事。博等有甚奇謀。聞彼怯夜戰。何不夜攻取勝哉。皇高祖歲一巡邊。皇兄亦威振若彼。今內逆欺。外賊侮。寧不可慨。階乃馳告博。博上戰守十事。約徵大兵募。

敢死。擣虜巢。榜賞格。然酋已大掠順義三河已八日矣。分圍下店。裨將趙溱孫贖死之。大帥鎮潰圍出。給事中李瑜劾奏。選等擁兵畏縮不前。東應熊福不驅而犯難。亦何及矣。俟虜自出。豈所宜哉。會侍御黃泮亦劾墻子備楊羸等。上大怒。命錦衣衛逮選紳等。拷訊之。應熊等敗虜于密雲。斬首三十餘級。虜亦引而北。京師解嚴。上諭博曰。賊滿載而去矣。丁丑虜。遯。援兵撤。論功則東報斬級七十九。以應熊爲之首。巡按董堯封。上薊兵斬級二百九十九。以郭琥爲之。

首。于是樞部叙之曰。胡鎮奮擊于孤山。江東追勦于石匣。大小戰二十陣。醜虜帶死扶傷。痛哭宵遯。誠二百年之奇功。上玄威佐之不顯也。上予陞廕資卹。各有差。是役也。三衛夷爲導。詔督臣謂從潘家口而選。誤信之。引銳先注虜乘墻子入。宣大遼皆傾而援之。東西相伏。莫發一矢。會楊縉石玉來援。三河虜遂大掠灤東。諸縣無筭。東旣統援兵。壁順義。不敢進。待其輜重去。以精騎殿後。諸將望塵而尾之。徐徐以虜爲節。號預火器待之。于鴿子嶺。虜被焚擊。乃別取道。

龍峪磚窯。是時虜屢且疲。失道衆亂。兵法所忌。乃諸將徒取零騎罷弱者上首功。蓋中國之精良。十七在是。而技能止此。及選紳逮而諸將懼。雖侈捷蒙賞。然本兵竟無消勺及矣。四十三年。東虜土蠻黑石炭等。糾萬衆犯一片石。叅將白文智禦之。巡撫溫景葵復拒之。攻山海不克而遁。總督劉燾會計日增矣。戶部裁抑之。以五十三萬七千爲額。然燾疏通潮河之水。達于通州。小舟轉粟于密。大省做運之費。往者牛關山。陸輸誠艱也。昌密之糧。起于庚戌。漕總徑運甚便。

後復竈干通。吏因緣爲奸。燾請令江北山東二總直。運至龍慶石匣。近倉而止。到日卽給通關。毋令淹滯。漕卒兩利焉。上以邊卒多不用命。欲頒三萬以鼓之。大學士階對。春防賞矣。秋防將以爲例。賞之不見恩。不賞適生怨耳。不若足其本餉。而賞則畱之以待有功。上深嘉之。上諭薊牆久雨所地。亟簡才望大臣行邊。于是遣兵侍遲鳳翔。而土蠻界嶺之報至。大掠昌黎等邑。時宣亦有黃台吉之報矣。始虜攻界嶺。入羅漢洞。諸將吳光裕俱無禦之者。而情軍亦遁。

去以故恣掠遊騎及于灤。越三日。總兵李世忠始引兵至。虜已退。李家庄幾爲虜圍。而策應諸路悉至。虜乃解折而東。出義院口。會天大霧。迷失道。墮崖中人馬枕藉死者甚衆。諸軍爭割級。而世忠所上多僞者。總按七百二十餘級。上乃降督燾。黜撫耿。隨卿民。戊世忠陞帥。王治道羅錦董一元張臣等。賚金帛有差。隆慶二年。總督曹邦輔欲令昌平永鞏標四營。空運近地。免其赴京。巡撫劉應節欲改昌平十六州縣爲衛。而部持議不可。應節上言。宿蠹之大者。支糧之遠。

也。馬折之嗇也。撫夷之私償也。行邊之煩也。役邊軍而乘戰馬。文吏之刻也。武弁類多貪墨。而繩之太過。勢不得不曲意迎承。以干薦達。雖廝養陪臺。皆厚爲款洽。一切供億。歛之軍中。凡此五難。諸邊有之。而薊爲甚。總督譚綸疏曰。今之策虜者曰乘障。曰設險。然薊昌東西二千里。卒不滿十萬。率畫地數丈而守一人。虜聚我分。難當一面。說者遊兵破虜。誠長禦而行之。有四難。夫虜長在騎。而我制以車。車戰須三萬人。非有見伍。計從召募。歲費五十萬。司農告匱。一難也。

燕趙之士數年銳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士萬二千人。雜教事。必無成。臣與戚繼光。召可立至。足可立效。而疑者謂使之不可北教之不可南。虞其有他。是臣兩人尚不足信。尚專之任哉。二難也。軍旅務在威嚴。驟法必致大駭。流言易生。忠智掣肘。三難也。虜一破再破。乃終身創矣。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力至。四難也。姑就見兵。選爲十枝。枝足三千。列爲三營。一營于密。一營于遵。一營于三屯。付繼光以總理。小警自禦。大入併力。亦願。陛下少逭罪誅。聽臣決一死。

戰以收桑榆之効。此練兵三萬。必欲得鳥銃手三千。以衝其鋒。請選浙兵以濟時急。勅遣錦衣衛二官往浙募之。令叅將胡守仁李超將之而北。綸又言十年來主竟不充。客竟不罷。何也。任未專而行未核也。請勿使按臣關臣與其事。二年有成。遣官閱視。乃底成績矣。御史爭之。亦各有條議。上曰。信地既分。注意各異。不行專責。推諉坐視矣。仍分信地。守者首之。應者次之。其馬戶抽丁之議。不准行。于是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

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弱者僅以克伍。一也。邊關逶迤。既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叅遊爲驛使。而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於事。三也。達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蓋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恃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

足以服懾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八府之班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旣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也。今者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爲銃手者。常十七。不知兵法。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

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蓄。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蒼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廼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江。

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守哨入衛之兵及巡撫總兵標下兵各守一方。勢不得總練。惟有總督標兵三枝。付臣教練。浙江三千分發十區。在臣標下者數百耳。臣無兵可練。何職之能修。况官銜出於新設。邊將黨而不協。萬有虞。百口何辯。願陛下更予臣兵。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統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取給。方今朝議紛曉。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

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章下部取回總兵郭
琥獨任繼光焉。綸奏十二路間或百步內築一墩計
墩三千座。每歲可造千座。每座費五十金。此設險萬
全之略也。上曰是綸奏報繼光所論兵事。令臣熟
計其便。謹條于左。一就近募與摘見軍之熟便。臣綸
曰選區將也。改三協爲副帥也。班軍乘障而外。恒餘
六千。付繼光練之。既精更番以發之。勻其兩班撥改
選領。而清衛軍多詳于本戶。略于餘丁。應稍更其法。
僉餘補伍而勻補逃軍。當法行自近。從順天八府始

也有行糧之資。無修邊之苦。則應募不乏矣。一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綸曰。兵法易戰。一車當步八十人。一騎當步八人。險戰。一車當步四十人。一騎當步四人。今制兵車七營。分布十二路。卽數萬之虜。似無能爲。每營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長戰火器以車爲衛。行則陣。止則營。不假墩塹。遠施奇出。無不宜之。一鼓舞犒勞。其費安出。臣綸曰。暫令大帥一千二百金。三付帥各六百金。勿令過侈。使其可繼。一

七原六失四弊。何以圖之。臣綸曰。臣得便宜從事者。無論矣。失之與弊。將不得其人故耳。惟是班軍無制。事緒煩屑。尚專論之。其臨陣調遣二事。如協薊東副總駐劄建昌。巡撫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與撫標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薊鎮。次則西協。次則昌標。以次而至。薊大帥標兵駐練三屯。兩防之時。則當仍舊不動。以備馬太松棚三路有警。卽當先期馳赴。在東則東協守之。在西

則西協守之。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協薊西副
總駐劄石匣。總督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與督標當
兩防之際。俱赴密雲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密雲。一
營住石匣。以備牆子古北石塘三路之警。得以就近
首先迎敵。次則本鎮。次則昌鎮。與東協各標。以次而
至。昌帥標兵駐練昌平。亦當仍舊不動。以備居庸黃
花鎮邊三路有警。卽當先期馳赴。次則西協。次則薊
鎮。次則東協。各標相繼竝至。凡遇遣調。每營各遣騎
將各將騎兵二千。先馳赴拒。兵車隨進。本路各要口

把截以待決戰。仍限以日程。軍法無赦。然馬之日耗。可慮也。馬死則追椿。椿不足則追棚。棚不足又罰其官。至嚴矣。然官懼而匿不聞。反陰收芻菽而賂免之。責之卒而力困。則逃矣。巧立爲均攤冷補之議。或月扣椿價五分者。此錢不得輒用。又以補部議之未終也。俱從所請。繪奏築臺之役。部以簡墩省費。必不能從。三千之名。改爲一千六百座。而流言傳播。臣願請罷斥。上曰。綸其堅持。毋惑人言。侍御劉翽應修省。陳言曰。頃見延綏班軍之歸也。一車所載。生居其一。

而視居其二。憔悴而泣。曰。行月二糧。非不厚。年例非不時。本折非不足。然而過于倉攢。漁於將領。勒于家丁。害于主兵之偷逸。歲雖一更。暑雨怨嗟。枵腹困踣。至此。上憫之。勅該部悉心以畫。御史傅孟春所陳折支積貯事宜。約每米一石。折價七錢。酌地里遠近。爲改折之差數。在薊者遠。五月近。四月在密者遠。二月近。四月在永者遠。近俱四月。新陳相易。豐歉互通。此竝濟之法也。至于馬草十萬解京。則應附近輸納。勿折爲便。少傅博奏秋防曰。今之論者。咸以守牆爲

怯言似可聽。而實無少效。夫逐之牆外。猶害七。而利三。奮之牆內。則利一。而害九矣。牆者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也。實則戰也。臣博嘗拒打來孫十萬之衆。以爲當守牆無疑也。大學士拱高等議備邊八事。隨宜修舉。以行五年。東西虜約分犯土蠻。從捨刺母林馳冷口。把都兒從插漢腦兒馳古北口。俺答從腰帶馳獨石黃花。御史傅孟春上其狀。萬曆二年。遊擊謝惟能告儆于兵備崔鏞韓宰曰。西虜青把都方祭旂。譁聲寇遼。而志實在界嶺義院之間。總督方逢時大驚。與

給諫李戴蔡汝賢後先奏記。大略曰入市曾幾何。卒有此音。殊未可信。第其巢旁東虜察罕。而又以女東桂適長昂。或垂涎于青酋。得西市利。故駕言西虜以逞已好。遂至奪其蓄而固其黨。時或有之。俺答以番書報曰。青把都業已聚兵舊開平。志在寇上谷。塞廼日索薊賞云。大司馬譚綸按御史陳文衡奏薊故無此例也。宣撫吳兌使解宗堯及夷使鐵寧往諭青把都言。我來爲欲略朱赤達子。漢使欲絕我貢市。謂我爲亂遼陽。賈利上谷。趨罷兵去。總戎戚繼光雷龍具

以實告。今日爲東邊患者。唯長昂而已。大司馬譚綸覆奏。上曰。所報虜情。前後異詞。東西異狀。通無的據。將來何以待敵。暑月饑荒。無端爲虛聲所動。周章調遣。先自罷勞。今後各總督鎮巡官。居平當戒備。原謀探情。有警持重安詳。示以整暇。不許沿習舊套。虜未至而虛張賊勢。以避罪。虜已退而虛稱斬獲。以要功。國法不宥。本兵居中。亦要沉謀審算。動中機宜。母但依邊臣言。謾爾處畫。致乖舉措。給諫蔡汝賢亦劾張學顏。大約言屬夷則虛張聲。以挾賞。將領則假訛。

傳以冒功。爲陸戰者。則曰虜塵不斷。綿亘百里。爲火攻者。則曰烟焰蔽空。燒燬約有數千。爲水戰者。則曰犁沉賊船。漂溺殆以萬計。皆成套語。三年土蠻大會。青酋二十萬。馳大寧舊城。大將軍戚繼光察其情。曰屬吏長昂。假外父行。使已搶掠已耳。四年大帥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卽忠義中衛故地。縮穀于居庸山海兩關之中。舊城瘠薄而隘。修立營廨。增盧龍漁陽之重焉。夏炒蠻盜我鴉鶻蒼邊。鴉鶻山者。西盡窟窿。東盡盧家安楊木頂。長可六

里。縣崖峭壁。絕頂一口。以女牆堵之。人跡罕到。東西敵臺皆遠。烽臺半居山下。南兵守之。樵蘇往來。遂成間道。炒蠻歲稟食古非口。知地形。今靈雨墻頽。炒蠻窺隙而起。夜半踰口入市。詳言延綏客兵寄宿。殺潘仲文等十人。市皆大驚。烽臺兵覺鳴砲。路將死。宗儒提蒼頭軍百餘人馳救。虜退走。宗儒追十八盤山百餘里。行至捨喇智。伏虜起圍。遂中宗儒及兵卒湯克寬。千總高大朝。蘇學奮救亦被死。副總張臣。徐枝。遊擊高廷相。李如榘。劉楫。兵至解圍引去。臺臣王一鶚。

劾奏事。下大司馬譚綸覆奏。罰一鶚。戚繼光俸三月。左邊錢藻。張臣以高廷相丁茂屬御史逮問之。八年。總戎戚繼光聞虜入遼錦川。馳援于中前所。詔加少保。十年是時也。長昂受賞于漁陽。而又從西虜寇寧前青把都。姪哈不慎受賞于上谷。而又從長昂寇薊遼。兵書梁夢龍給事張希臯楊芳乃議嚴爲之禁。風諭三衛。毋得藉他夷姓之闌入。而罷其貢市。十一年。長昂戕我諜人張剛。欲阻部夷入貢。而董狐狸弗用其計。竟款喜峰口。長昂捕人于界嶺間。自若。寇三

山入高橋。小有掠。兵備劉易從拒之。長昂復犯臺頭營。烽至兵備成。遜大帥楊四畏副帥徐從義出禦之。虜奔劉家口。折墻而入。有所掠。遊擊路宰以南兵起。烽鳴砲而驅之。虜復盜桃林。大將軍卽陣中斬失律者千夫長李養性。周伯珠。長昂去。上依督臣張佳胤議。革黜徐從義。張紹芳。而勒總兵四畏戴罪。時上方幸山陵。督臣應扈蹕。有旨。在鎮住理。免候蹕。小阿卜。戶寇黑谷關。遊擊李尙賢壁關中。矢下如雨。虜遺鈎鑕部印。李植行邊。奏記巡撫翟繡裳。罰月俸。

有差。是時臺省馮景隆楊芳等彈文屢至。而虜乘夜殺掠黑谷關。副帥陳文治及李尙賢掩其骸告諸死者。戚屬母成服。母悲號。御史汪東之按驗得其姦。有旨逮文治。尙賢論斬。十二年小阿卜戶挾我賞總督佳胤折之曰。何以謝青把都也。雜以馬蘭路疲于東西矣。不可。青把都馳長昂營。聲言聚兵大寧城老河。屬夷滿都不賴走以告。而小阿卜戶不與俱。乃借端西虜挾我開墻子嶺曹家寨兩賞也。總督張佳胤御史蕭大亨如其情以狀聞。曰小酋牽制首尾。使我

力分備寡。既不得併勢于東。又不得恣情于西。請捕治其罪。小阿卜戶乃遁去。十三年六月。朶顏酋董狐狸自款寨下。脫帽跪起甚悲。言向來犯邊。皆東西二虜同名姓者所爲。張家胤讓譙之。狐狸叩頭稱寃。抗實前事。使得奉撫賞。八月。東虜長昂躡入喜峰口。降罰正佐將吏有差。九月。朶顏酋長昂遣其母妻詣撫院告款。刑科臣王繼曾奏邊臣叙蔭太濫云。十八年。長昂挾賞于喜峰。大帥張邦奇詳許昂增布帛七千。誘通事張五烈二十五人。至義院口。醉而殺之。上募

府功。十九年。長昂益憤張邦奇之役。犯大毛山。伏喜
峯口。射殺我謀者。大帥王保等連兵。生獲小郎兒七
人。下大司馬議。從。穆廟令甲曰。薊門凡捕獲小酋
長。及大酋長。如土蠻者。大破賞格。重爲陞賚。他塞不
得引比。乃遷王保等官階。二十三年。長昂屢歲獻所
擄人畜。邊吏還小郎兒四人。梟阿都三人。而卹張五
烈等。兵書石星議也。二十五年。擺腰台吉。糾衆近邊。
總督王世揚言。擺酋經年不貢。每年乞賞。近且聚兵。
欲寇矣。當相機堵勦。以示懲。三十年。獐兔撥計二酋。

將寇石門。總督萬世德謀知之。乃于七月出中路捕斬八十級。順天巡撫劉四科疏。薊邊撫賞。歲費五萬餘金。市之江南。價侵貨惡。纂組其面。麻泉其裏。不稱權量。夷心未厭。甚有揮刀詬而裂縮。告換愆期。守門叢弊。今宜年終甄別。路將與委官著其連坐之罪。三
一。年御史湯兆京。劾奏薊遼總督萬世德。才全行險。奸尤濟貪。最可恨者。朝鮮任方重大。天津去遼陽不二十日程。徘徊四月。始抵前屯。猶以虜阻上章。希復久駐。既以違命逗畱。迨倭奴盡去。世德馳入朝鮮。

報捷。世德未曾督陣。何以稱功。又復盜功掩罪。出鎮
二載。漫無成算。專以塘報塞責。賍穢所至。昭彰執贄。
不遺下賤。取償轉付諸營。滿載歸來。捐資結納。奏入
不報。三十六年。賴蟒二酋。跳于三協叅將李宗。剋核
太甚。起夷怨心。入犯建昌河流口。劉一藩逗遛不進。
紅旗把總傷焉。大帥馬棟舉烽援之。而遯。巡按黃吉
士兵科宋一韓劾之。是時虜猶畏杜松名。弗敢深入。
云。五月。薊帥杜松傳烽曰。東虜稍大成。根根大成。擁
二萬于喜峰。我南兵百總。何天榮死于鳴鏑。下松督。

朱天煒等火攻退之。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黑峪口夷丁經過。兔兒山晨炊。清河居民望火光奔竄。入城以數萬計。蓋喝于河流口之慘也。京師內外震。十六城門一時俱閉。本兵具疏乞發帑爲備。四月兵部上方略曰。東虜故住牧宣之北。大漠之地。至加靖中。虜酋打來孫與掩答。盜馬仇殺。遂契所部。東從。盡收朶衛。種族日蕃。跨三岔河東西。無非插屬。夫固元之裔也。虜酋伯彥罕物故。其子虎墩兔。甫十餘齡。而諸部奉之無二心。則殘元之策威尚在。而蒙古之名分猶。

嚴矣。有煖兔拱兔等內輔。而賴暈大蟒金兒等爲外
嚮。欵遼則攻薊。欵薊則犯遼。我之財力疲于市賞。而
彼之恫疑虛喝。靡不得志。其用物愈私。而操術愈詭。
門庭至近者。插漢是也。國初置奴兒干都司。設建州
海西毛怜等六十餘衛。久之吞弱噬寡。而建州弘盛。
夫固金之裔也。奴兒哈赤以左衛旁支發憤。誅卜寨
併南關。善假仁佯義。信賞必罰。結宰賽爲唇齒。通西
虜爲外援。今且垂涎北關。那林孛羅白羊谷等。已見
告矣。又聞其招誘朝鮮叛人。習火器。知水戰。將首取

朝鮮爲室宅。而外併二關爲門戶。混同之江界日損。女直之故智仍存。不在驅略忠夷是也。其余出沒靡常。若五路家賊。炒死等酋。則又古山戎之裔。以遼左彈丸黑子之壤。而蒙古女直全部裔夷環繞而蹂躪其間。又皆方盛方張。自河以西。禍起于插漢。則廣寧寧前錦義諸州危。自遼陽以東。釁起于奴酋。則開原遼海諸州危。若腹背受敵。夷虜交訐。則全遼將非我有。而薊門畿輔危矣。給事朱一桂以爲遣使入拱兔。浹旬不得拱兔面。此虜不急款也。昔年遣使建酋增。

車價。至今悔之。督臣王象乾報曰。去歲夏。朵酋賴暈
大。長昂之子句班白二酋犯遼。革賞。忿而糾鱗金兒。窺邊
無虛日。臣今力疾馳薊。差通事虎喇戲出冷口。而賴
酋已犯流河。東虜插漢都令。復十萬逞矣。虎喇戲回
言。諸夷以革賞聚兵。通事入太寧之屠紀營。打不亥
稍反成在焉。虎喇戲曰。所搗者行賊逆巢也。別賞如
故。于是虎墩兔憨率部夷領喜峰之賞。黃道中曰。大
勝堡之役。拱兔爲之。韋宰生曰。稍反成爲之。則宜備
錦州矣。頃之鱗酋悔過。俛啞拜爲之。請于董家口。六

七次服而舍之。此其侯也。夷情通而國體尊。賈和誠所當嚴。而往來終未可斷。若動以遣使爲戒。邊臣益局局矣。三十八年御史金明時閱視已竣。特糾劾帥王國棟。先是順天按李光輝宣大按吳亮交章論之。有旨王國棟策勵供職。宥過用人。故此寬假還說與他。噫。奸帥之無與援。吾不信也。四十一年正月。滿旦嬖只。挾賞于石曹葦子谷。總兵蕭如薰拒之。九月。抄花革賞已三年。而遼河間無寧宇。茲者遣九子印關。願分隘而守。按地而責之。如一年恭順。乃領若

賞而乃可五路。久不赴關矣。其賞懸之。以酬滾金阿卜害十五人之數。總督薛三才酌其情。部議報可。昌平道曹愈叅曰。黃花鎮舊有河間寧夏車營一枝。乃因修大邊之役。暫撤于渤海。夫舊邊既四十里。水峪迤西坦而無邊者。倍之。今渤海大邊。鷓子萬澗一帶。已築矣。車營宜復。四十二年。總督薛三才以奴勾煖兔炒花宰賽。乞援于薊。莫若止援兵。而增募兵。合麻承恩之千二百。曹文煥之千名。三屯之家丁。實廢將千其中。共爲新營。所以建威而銷萌。兵部如其議。正

月永平臺頭。以乞糧噪于燕河。又噪于密雲。擐甲滿
弓。歘血相向。時薊餉缺十三萬。御史李徵儀請之。曰
三日而四噪。其囂凌者可虞也。四十五年虜犯喜峰
口。巡按薛貞劾叅將郭珍等降罰之。兵科熊明遇曰。
近日薊邊張用驥等。古北路之戰。斬滿旦部六級。高
策孫顯祖等。松路之戰。斬駱駝部十八級。或暗出烽
西。或夜渡滦水。不可謂非搗巢。然駱駝久篋視薊。而
我入險能脫。駱酋胆裂矣。滿酋母子狙詐。麻郎之戒。
不可不防。倘如故約。案亦可結。督臣薛三才撫臣劉

日梧所上首功。賞僅如許。未若延甘之濫侈也。四十六年。勦督汪可受。曰。奴陷撫順。而虜攻瀋陽。夷出虜入。狡肆異常。請開破格之賞。廣鼓舞之路。開納級之途。暫停遼人科舉。以殺賊之雄者。賜進士。如雜途之聽選。弁流之替襲。悉准賊功以趨之。兵部具議。總督移駐關東。有旨。督臣出關調度。事出創見。似難輕舉。既議妥。其勅可受統兵行。於是可受陳援遼之聲實。自四月二十二及五月初十日。僅選勦兵五千。再酌出關之期。合八邊兵而後進。詔曰。毋得逗

遼時朝論及總督薊遼者可受疏辨之。以爲臣轄薊耳。其加遼字則勅書相沿之誤。臺省文章可受大不敬。無人臣禮。可受以病還籍。七月巡按王象恒奏抽薊助遼。共六千四百人。精銳幾盡。奴不惜多金厚幣。深結西虜。擾我于市口。請于京營戰車營二枝。五軍戰兵二營一枝。所以壯門庭也。部議叅將鮑承先。統三千四萬人。以往四十七年二月。遼左三路喪師。滿酋乃壓于馮家谷。乞增新賞。西協駱駝之子卜答。仍踵父智。來窺東協。則虎墩兔愁傳其二十四部乘。

薊之虛以十萬騎恣掠山海間。撫臣劉曰梧急請京軍六千爲守。帑十萬金爲資。八月滿旦母子以五千人從白馬入。分攻高家堡。乘我調遣虛也。副帥張國麒遊繫朱萬良。劉登瀛等禦之去。時遼鐵嶺再陷。虎墩免愁遣崔兀榜什等待賞于鎮靜關。撫夷官王牧民牛酒餼牽有加。腦毛大黃台吉甚喜。乞箭萬枝。白金三萬。黃金二千。與其娘子妹子及弟。他不能等枝葉。不更令牽援助兵。講折十數反。乃加賞四萬金。總督汪可受叙各并勞。識者譏之。十一月西虜那莫賽。

同伊母亢邦三恰叩關獻其擄者三人乞三歲之所
停賞願認三九之罰而畱其額給者布四百段四疋
餘則補之鑽刀而去天啓元年四月總督王象乾行
邊張鶴鳴曰西虜萬不可絕惟有撫之一策而已三
十六家頭目徠暈大董忽力煖太貴英他不能索只
速讓台吉哈那彥不喇度台吉哈那顏蟒金他不能
蘇不的尤旦卽素又罕索羅世等擁萬人護邊拒奴
列幕垂垂諭王楊嘛喇往曉之自寧遠前屯以西至
薊朶顏三衛之虜也設立之規原善自寧遠以東至

廣寧。虎墩兔愁。杪花宰賽等。元之裔也。部落雖多。而勢不聯。其芝蔴灣一帶。積浪荒沙。虜率棄之。運砲于島。護器于堡。如効其順。因而撫之。司馬曰。不武。司農曰。不經。邊臣曰。罪府。然而額賞之外。曰迎風。曰過夜。曰祭旗。曰喫食。頭緒正多。括軍貼民。隱憤含怒。或有風聞。朝議卽以一切文法隨其後。而虜情携。邊局壞矣。二年九月。奴兒悉山海之有重兵。欲假道于插漢兒。犯我喜峰。而西虜駱駝之男卜答。冀復舊賞。東虜哈喇慎。及宰煖二酋。亦赴喜峰大口。藉機要挾矣。撫

李瑾督王象乾請備之。經略王在晉報虜情曰：西虜以慙爲主，而東夷亦視之。故講賞爲慙之鉅費，而貴英哈者，虎酋之伴臣。其部曰朗素，則猾稽貴重。奉慙之令，索三季賞。拒之曰：廣寧賞地何在？已而索王猷賞。拒之曰：猷何在？已而索舊撫馬價。拒之曰：馬何在？酋不能難。卒聽張喇嘛王桑吉爲之盟。奴兵到，慙兵不到者，罰一年兩季，計二十萬金。又有錦州大廣堡、開元鎮、安堡之賞，屬廣寧。高台堡之賞，屬寧前。又反。青雖係慙族，而不與慙同賞。抽扣爲最悍，與拱兔反。

青爲一黨。奴亦多金購之。我歲額不能勝也。哈喇慎
白顏台吉。原非薊門之虜。乃罕索羅窺我之弱。顧要
之。五路妻子。爲貴英所占。五路憤而投抄花。抄花不
能養奴用之。守廣寧而遷其降者于海蓋。此皆可虞。
故款者縻之。戰守者自強之也。十二月行邊。尙書王
象乾報車營之制。車兵三營。營各萬二千人。密護
陵京薊。援山海永。專出關外。列四壁。用鹿角車八十
輛。共三百二十輛。壁環八門。每門屏以偏廂車三輛。
共二十四輛。中權出奇。獅虎車八輛。輜重四輪。獨輪

車四十輪。合之爲車者二百九十二輛。以共計四壁鹿角車及八門偏廂車。每輛用兵二十五名。共用兵八千六百名。中權獅虎車。每輛用兵二十五名。輜重車每輛用兵十二名。共用兵六百八十名。又各將家丁及各局百總共二百名。合之爲兵九千四百八十名。御史梁之棟曰。頃見閣臣孫承宗慷慨當關。纔兩閱月。汰將吏。嚴賞罰。練兵馬。辦營房。閭閻不擾。烽燧不鳴。久任責成。方可奏效。而種種無稽之言。亂人視聽。市虎末就。會杼已投。揣摩牽制。無益成敗之數。則

言語省而精神合。所爲在廷諸臣望也。吏科阮大鍼曰。共安樞輔之心。合奏樞輔之手。乃克有濟。二十四日。巡撫岳和聲曰。兵家之要。無過正奇約以三言。曰分。曰合。曰誤。如津如登如鮮之爲正。爲奇。爲分。爲合。爲誤者。不具論。關之上。關之外。中前所。前屯衛。塔山。杏山。以往爲正。而關之內。自薊密抵永鎮。三協兵馬。爲十二路守口計者。厓厓以防禦沿邊。而時虞挾賞之西虜。東而山海。自紅花舖。深河。蘆峰。以及撫寧。西自陰舖。雙望。以及蘆龍。凡一百七十里。皆關內正兵。

處也。絕無一旅爲救。爲寒心。僅就舊額標兵三千六百。人議建忠武營。益餉補額。酌製龍驤車一百二十八輛。接八陣兵法。都爲車營。具申督師閣部。委袁驍董率團練。爲水鎮正兵第一枝。自盧龍至撫寧。蘆峰十里。爲吳官營。凡八十里。山峻而氣聚。又一隘地也。僅將宋士英統練沈閣臣南兵四百名。汰去驍健三百。戍守。益以通判柯仲炯募練李一鳳所統兵二千人。益補募叅將劉爾化。統領徐詹翰民兵。近爲臣所汰。革七百名。合士英者三千。爲威武營。以西接蘆龍。

爲正兵第二枝。自撫寧至榆關二十里爲深河。凡四十里可旁走樂亭昌黎深豐之間。不經永平直抵昌通。其地高而勢漫。又一支地也。北至駙馬寨二十餘里。僅將米元良新兵二百戍守。而距深河尙遠。將賈祥前所募兵爲叅將黃調煥。統防黃花鎮二千五百名。合元良者三千。都爲宣武營。以東接山海爲正兵第三枝。關內之陸奇兵。在一片石義院口也。杜應魁領之。關內之水奇兵。在月坨牛頭崖海口。秦王島三處也。津門直沽諸艘鱗次以待。以董大勝領之。三年

正月總督王象乾告虜貢之責成。曰哈喇大酋罕索羅勢有犯冷口桃林意帶甲者二萬方憂兩河。又虞三輔。贊畫主事鹿善繼謀之。遣都司閻守信守備王擒胡往諭之。西僧王喇嘛化導之。色動脫帽遷帳。請自發所部窮廬二百戶。令三衛酋長狹暈大煖太朗素連不地。益以穿廬千幕。保塞護關。虎墩兔憨遣貴英哈來。臣親撫之。比聞奴兒不惜斗金斗珠。購都哈卜反吉為婚。廣寧之西為水子反。反青之西為洪兔。之長千洪兔之西為抽扣兒。使都令折而入奴。則洪抽必從。

其派強可奈河。多方招之。哈喇大酋伯彥台吉暨罕
遠羅跌。及卜喇兔俱至。願負弓矢而增吾障。于是抽
反昂洪七部。亦齊聲而叩喜峰。抽則助防中右。洪則
助防錦義。昔之備西酋者。今借之以偵東奴矣。天津
巡撫李邦華陳行間實務略。一曰定兵志。二曰束兵
身。三曰嚴兵律。四曰理兵械。五曰分操練。六曰嚴逃
補。七曰重將權。八曰旌義勇。九曰杜占役。十曰修馬
政。已行者如農之有畔。欲行者如農之望歲。然關御
史潘雲翼閱其所區畫。所鼓舞。深服其精練云。二月

天津巡撫李邦華議曰。鎮海前後三營。四千人。孫應奎足領之。左之武林有實宜裁。大沽者樓船刀斗之所也。去津門百二十里。戊戌間曾設備倭都司于此。地事平乃撤。今合三爲一。壯波臣之援。津所轄南北海界。南盡鄭家溝。而起口爲適中。駐之以江南營。北盡馬頭營。而黑洋河爲適中。駐之以舊營。指臂相應矣。旅順三岔。片帆直掛。則樂亭之馬頭營。灤州之良行柳。冲區也。或以月陀爲出入游衍之地。則聲靈益鬱於海外。或以秦王島。姜女坟。爲上下偵探之所。則

呼吸嘗通於咫尺。斯弗驚于遠矣。三月津撫李邦華曰。津門之急關門也。翟子勲以二千人。劉永昌以三千人。悉赴山海。雖曰津有標正二營。殊新附未堪用。然春防之設。亦更番之而已。十一月朔。巡撫張鳳翼塘報。叅將王楹採樵于仙靈寺。不意溝內西虜起而爲構。遂乘不備。戰于小團山。楹力竭而中于刃。李來春馳救之。輿尸還。巡關御史潘雲翼曰。香餌金縉。有加疇昔。三十六營之羈馭。胡以決齧在瘼哉。撫夷宜王牧民朱梅王之棟。責將安辭。巡按彭鯤化曰。撫西

虜所以禦東夷。使不爲夷用。爲我用也。乃我方借虜以禦夷。而虜反借夷以挾我。我不敢殺一虜人。惟恐壞我撫局。虜乃時殺我漢人。全不懷我好音。是虜以撫愚我。而我以撫自愚也。兵部覆樞輔飭撫之議曰。樞輔深鑒用虜之爲虛着。撫虜之爲實着。算撫之地。定撫之額。主撫之官。講撫之使。防撫之兵。蓋其慎也。市場宜分。息羣信也。坐門宜遠。廣哨探也。先年三衛在薊。而市乃在遼。無亦迂踪以絀其變。而李來三貢入雲中。則有戒。滿蠻之附居塞下。則有戒。革干之乞

大寧廢城。則有戒。豈謂今日不然。則越界者法無赦。况同地乞賞。尤易生心。大部種貴。則犒豐。餘亦得免。而飼鼠革除。應著爲例。新增更白其因。則踰格者法無赦。兩河告潰。成格莫稽。倚一二弁爲關說。以低昂爲規矩。一部而受數市之賞。一賞而分數等之格。勞者乞恩。而要挾者亦聽。老者乞襲。而嫁娶者求添。卽白馬關之役。守弁釀金。而踰其分。獵月糧。以貽賞。檣而卸罪于汪燒餅之一部。則弁流私許者。法無赦。夷雷我漢人者。轉相鬻貨。更有不法。則何棟計擒哈丹。

許論捕斬白通事之例在也。至撫勦互用之法。則先朝有行之者矣。分五路兵以蕩虜巢。而后貰其罪者。永樂間事也。選三千人以練其酋。而後許自新者。宣德間事也。分兵三路。大創三衛。而反貽導虜之隙者。正統間事也。顧兵力何如耳。四年四月。桑阿寨下。小獐禿以丙辰狐山之犯。孫顯祖斬其二十一首。特索夷命爲詞。撫臣鄧漢曰。我未之前聞也。駱駝死而卜答復其賞焉。亦未聞所謂捨蘭兔也。今小獐禿欲冒駱駝而代償其命。捨蘭兔欲冒卜答。而分其貲。則

扶同之當拒矣。

職方氏論曰。帝不襲禮。王不沿樂。我明據井邊而建萬國。龍旂御于大漠者四矣。光被重華。幾及歟。將取姑與。豈慮割大寧者。竟折大寧也。開國以前。治外邊。靖難以後。治內邊。夫邊不日舒。則日縮。薊之縮也。以遼而吮。以上谷而肱。以盧龍而背。徙都司。改興營。三十年而有土木之釁。則三衛乃狙伏乘其墉。於是。大帥遊徼。錫以大長秋。指多而視者眩矣。易曰。近而不相得。凶。或害之。悔且吝。巍巍。帝階穹廬偏處。爰

及正德。花當把兒孫之屬。族衍日蕃。權幸者。斬遼金。來松林。百萬殆盡。庚戌之變。謂之何哉。夫八區三協。制綦縝矣。南臺列埃。必稱戚將軍。然黃草溝之役。兩出而兩失利。將將者固益之久。且專。偶其轍亂。不損干城也。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與古北喜峰。俱天險。然歷考金人起遼東。顧西拔大同。由居庸入。遼人起遼左。亦由宣大入于居庸。元人起和林。于開平甚邇。亦不由古北諸路。乃南取宣大。由紫荊入。而南攻居庸破之。豈所謂鄧艾入蜀。不從劔閣。尙讓入陝。不從

潼關耶丘

濟

楊

守

謙

之論

飛狐故道

懼其突而阻吾漕

。

。

。

。

。

。

。

。

。

近乃派運草豆。飼馬諸徭。疲吾民力。其何以堪。夫三關四鎮。與京營相表裏。暨春秋入衛。而齊豫晉趙。莫不簡驍健聽止齊焉。控弦內外。何啻五十萬爲雄。乃折班銷銳于版築。禁旅替弱于周廬。勤尺牘而盈謫書。侈苞苴而投倖竇。勿謂金縢可恃。竊恐三十六家者。不戒以孚也。祖宗朝先大創而後綏之。故能好以衆暇且整。延至中葉。則曰虜匹馬不入爲首功也。將吏相要約。捕虜者抵于殺人之罪。采薇之薄伐。不

足諷乎。今遼聚天下軍實。似可芘賴。蓟宣間。而股憂孔邊。當申百里住牧之禁。曰凡入吾圍百里內者。搗巢勿論。陽尊其名曰撫如故。陰破其情。而倡邊人之敢心。庶幾其有起色。天津爲漕咽喉。增設薰牙。以備侍。不准撫若。以車騎。不薊撫若。猝然有急。則兼之意者。齊魯之德營。兩河之磁營。新立之通營。昌營。足以制其犄勝。要之力祛京營之敝。億人勿億。心其一心。雖君子六千。橫草左賢王。可也。奚慮神州肘腋。與。